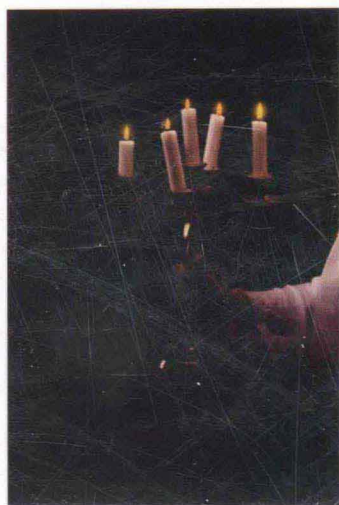




SHIJIE HUOJIANG
TUILI XIAOSHUOXUAN

世界获奖 推理小说选

精华版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艾玛 等译



豆瓣 [douban](#)

当当网 [dangdang.com](#)

腾讯网 [qq.com](#)

亚马逊 [amazon.cn](#)

倾力
推荐

欣 赏 大 师 经 典 推 理 之 作
就 像 躺 在 黑 暗 的 房 间 里
让 每 一 丝 惊 悚 渗 透 你 的 骨 髓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SHIJIE HUOJIANG
TUILI XIAOSHUOXUAN

世界获奖 推理小说选

精华版

(美) 约翰·卢兹 等著
艾玛 等译



迪斯尼命案

(美) 克拉克·霍华德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有板有眼的西装，打着领带，走进位于迪维森大街的警察局。

警察局的前台有一位身着警服的芝加哥警员，他抬起头，望着眼前的男子，问道：“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是这样，我叫罗杰·莫顿，”来人露出一丝笑意，他说，“有个情况，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汇报。昨天晚上，我无意中在电话里听到有人像是在策划一起谋杀……”

于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罗杰·莫顿，某银行助理审计员，在致电前往洛杉矶探望父母的未婚妻时，无意中听到一场非同寻常的对话。罗杰是用公寓电话接拨洛杉矶长途，奇怪的是，他的电话并没有被接往未婚妻的父母家中，却被切入到另外一条芝加哥与洛杉矶之间的热线。电话里面，两个男人正在讲话，罗杰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想透过话筒通知那两个人，电话线路发生故障，但是他们却听不到罗杰的声音。于是，罗杰便听到这样一场谈话：

“都已经准备好了。星期五，他一定会到迪斯尼去。你那边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问题。”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放心吧。这边天气不错。只要天气持续放晴，我保证完成任务。”

“还是你那边好。我这里已经连着下了三天雨。记住，一定要干净利落，不要留任何麻烦。事成之后立即挂电话给我，我得通知我的搭档……”

就在这时，罗杰的电话被断掉了，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当时是昨天晚上八点十五分，芝加哥的绵绵细雨已经整整下了三天。

芝加哥警察局总部大楼位于第十一大街和州立大街交口的位置，是一座造型宽阔的灰色建筑物，脏兮兮的，让人觉得寒酸，宛如昨天一张过了期的旧报纸，提不起人们的兴趣，却又像一位有着二十年警龄的老警察，给人坚如磐石的感觉。一阵寒风乍起，从不远处的湖面上打着旋儿扫过来，将街道上的垃圾和尘土掀得极高，在警察局大楼前飞舞着。纷飞的垃圾并没有影响到那些从警察局大门出进的人流，警员、证人、受害人、律师、嫌疑犯，形形色色的人等，让第十一大街和州立大街交口的这个位置成为整个芝加哥阴暗面的缩影。

罗杰·莫顿走进警察局大楼，集团罪案科的乔治·拉德中尉正在大堂里等他。

“莫顿先生，请允许我对您给予的充分合作表示感谢。”拉德说，“有两件事情需要您的协助。第一，请您协助我们的速记员将您听到的对话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第二，我们准备了一些录音带，请您鉴别，看能不能找出您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希望这两点要求不会让您感到为难。”

罗杰耸耸肩，他说：“哪里。”

一个小时后，罗杰和速记员将他能够回忆起来的电话内容逐字逐句地整理记录下来。事实上，这些内容，罗杰在报案时已经如实复述过，他能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了。拉德中尉自称是语音分析专家，他对每一个字的发音，轻重缓急，乃至字与字之间的停顿、换气，都有研究。

与速记员的工作完成之后，拉德中尉带着罗杰前往语音室，他对罗杰说：“您可能想象不到，每一个人的发声和发音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好像人的指纹一样，可以作为鉴别身份的可靠依据。实践已经证明，语音分析比测谎仪的准确度还要高。”

“真有意思。”罗杰说。罗杰觉得，银行的工作突然间变得压抑呆板起来。

语音室里摆满录音机、播放机、麦克风、音量分析仪、修正机、音色分离器，以及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设备。“请您坐到试听椅上去。”拉德中尉对罗杰说。所谓的试听椅，是一张贝壳形状的皮椅，人一坐到上面，便深深地陷到座位里，椅背上设有精巧的扬声器。显然，这样的设计一定有它的科学道理，保证让听者获得最佳、最真实的听觉效果。罗杰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张椅子。拉德中尉从防火文件柜里取出一卷磁带，放到播放机里。

“这卷带子上录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段话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听上去全部像是电话里的声音。其中只有一部分真的是在讲电话，其他的，都是在模仿电话里的声音。每一段话之间有十秒钟间歇。如果听到有哪个声音和您那天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一样，请听完整段话之后再告诉我。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扬声器里随即传来一个沙哑的男声正在谈论赛马。这不是罗杰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接下来，一个清晰流畅的声音在评论股票。之后，是一个平板的声音在讨论性的问题。跟着，又是一个声音在探讨联邦政府的功过。

接下来的声音略有些外国口音，听上去像是来自意大利，正在讨论美食话题。然后，一个拖沓的男声开始研究天气，那是典型的美国南部口音。之后，是一个带有浓重的非洲口音的男人在评论航天发展规划。紧接着，一个男人在用中西部口音介绍一部他刚刚欣赏过的歌剧，罗杰能够从声音里听出那个男人兴高采烈的模样。

“等等，”罗杰说，“这个声音有一点点像。可不可以重放一遍？”

拉德中尉没有讲话，他不想打断罗杰的思路，只是将录音带准确地倒回刚才那段话的开始，将中西部口音的男声重新放了一遍。罗杰屏息认真聆听着。

“没错，那个芝加哥男人就是这个声音。”罗杰肯定地说。

“好的，”拉德中尉说，“现在让我们换一卷磁带，请您再听听其他声音。”

于是，一个又一个音色迥异的男声传来，他们谈论的话题各不相同，有的话题蛮有

意思，有的则比较沉闷，有的在讲笑话，有的则比较猥亵，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口音的声音。就在这时，罗杰再次听到一个男声，和他在第一卷磁带中辨别出来的声音一模一样。虽然这一次，那声音谈论的内容与先前那卷磁带完全不同，但是罗杰可以肯定，它们是同一个声音。

“这个就是。那个芝加哥男人。”罗杰的声音里流露出些许的兴奋。

拉德中尉又换上第三卷磁带。依旧是之前的那些男声，只不过，这一次的谈话内容又不同于以前，而且中间夹杂着许多背景声音，令讲话中的男声不时地被打断，对罗杰的听力造成干扰。甚至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的猥亵语言乃至喘息声，干扰着罗杰的注意力。

但是，罗杰还是从众多的音色当中找出了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这卷磁带里，芝加哥男人的声音出现过两次。

当天晚些时候，拉德中尉在向集团罪案科副科长彼得曼探长、彼得曼的副手丹尼斯·弗雷萨，以及邓里维上校汇报情况。

“你能肯定是他？”邓里维上校问拉德。

“应该可以肯定，上校先生。”语音专家拉德中尉说，“我们做了三组测试，他先后四次准确无误地辨别出吉诺·卡比斯的声音。”

彼得曼探长点燃一只细长的棕色雪茄，将目光投向他的副手兼集团罪案科一组组长丹尼斯身上。彼得曼探长朝着天花板吐出一串烟圈，他问：“丹尼斯，这个吉诺·卡比斯是什么来头？”

“他是中西部暴力犯罪团伙的第二号人物，”丹尼斯·弗雷萨介绍说，“由坎萨斯市，米尔沃其市，和伊凡维尔市组成的三角地区属于吉诺·卡比斯的势力范围，另外，他还负责伊利诺伊州南部地区的犯罪活动。吉诺·卡比斯是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第三代后裔，他在芝加哥出生，现年五十一岁，已婚，长子在耶鲁大学读书，次子在西点军校。自七十年代初期以来，此人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的顶头上司是法兰克·马里奥，此人操控着包括威斯康森州、伊阿华州、密苏里州、坎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那州，以及密歇根州七个州的辛迪加组织。要不要更进一步的资料？”

彼得曼探长摇摇头，若有所思地吸了口雪茄。“这样一个男人，有亲骨肉在耶鲁和西点就学，考虑到子女的前途问题，他应该极不情愿面临被指控蓄意谋杀的风险。所以，他充其量所能做的，不过是以匿名身份提供些信息而已，而不会让自己卷到实际行动中去。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西海岸警方的协助，或许能够顺藤摸瓜地抓住条大鱼。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到西海岸警方的倾力协助才行。”彼得曼探长将目光转向邓里维上校，他问：“我们集团罪案科在加利福尼亚的联络人是谁？”

“查理·兰姆。”邓里维上校回答，“他是加利福尼亚调查局派驻洛杉矶的特工。”

“查理·兰姆。”彼得曼探长微微皱起眉头，“名字听上去好像有些耳熟。记不清我是否在哪里见过他。”

“您应该没见过他本人，探长先生。”邓里维上校说，“如果您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的话，或许是因为十五年前，您在报纸上见到过这个名字。他曾经是一名轻重量级拳击手，

人称‘铁拳兰姆’。”

“那后来呢？”

邓里维耸耸肩，接着说：“当时，有许多年轻的轻重量级选手都败在一个名叫伊凡·霍利菲尔德的手下，兰姆也在这个人手下一败涂地，比赛只进行到第七个回合就宣布结束。”

“于是，他从此退出拳击职业，当了一名警察？”

“没错。不过，这当中还有一段故事。和霍利菲尔德的比赛之后，兰姆与一个名叫楚拉·瓦尔第斯的西班牙拳手有过一场较量。这个楚拉是洛杉矶暴力犯罪团伙扶植的拳击手。洛杉矶暴力团伙向兰姆开价十万美金，要他在第三个回合当中输给楚拉。霍利菲尔德用了七个回合打败兰姆，而楚拉只用三个回合便将兰姆击倒，这样一来，楚拉在公众中的形象就会高过霍利菲尔德。暴力团伙计划借势筹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淘汰赛，让楚拉和霍利菲尔德决一雌雄。于是，这个兰姆拿了暴力团伙的十万美金，跑去拉斯维加斯，将十万美金悉数下注，全部赌自己能赢。结果，比赛一开始，兰姆仅用了——一个回合，就将楚拉打得再也爬不起来。十万美金的赌注给他带来巨大的收益。他拿了钱，将十万美金的贿赂还给暴力团伙，然后当天就到洛杉矶警察局报到。兰姆的这一招实在聪明。他很清楚，暴力团伙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和他们作对的拳击手，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敢轻举妄动地去杀死一名刚刚上任的警员。兰姆的判断没有错。洛杉矶暴力团伙虽然被兰姆气得牙齿发痒，但是一直也没有去骚扰他。”

“他就这样一直干着警察这个行当？”彼得曼探长问。

邓里维点点头，他说：“是的，而且，事实证明，他是个相当出色的警察。他去上夜校，取得犯罪调查及法律执行专业的学位。仅用了五年时间，他被提升为侦探，七年不到就升任警佐。”

“那他后来又怎么会去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工作？”

“加利福尼亚司法部长办公室曾经针对加利福尼亚州借拳击赛之名进行犯罪活动的情况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他们从各大警察局借调了一些了解拳击赛内幕的工作人员，洛杉矶警察局于是派查理·兰姆参加这次调查。兰姆作为加利福尼亚警察局别动队成员，对职业拳击赛幕后的犯罪团伙施行打击。这次行动结束之后，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征求兰姆的意见，希望他成为调查局的正式工作人员。兰姆接受了这个邀请。就这样，他留在了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并且成为加利福尼亚调查局的联络人，负责协调各州间凡是涉及加利福尼亚犯罪团伙案件的调查。”

“我们之前与他有过什么合作没有？”彼得曼探长问。

“有过几次，探长先生。”

“他的办事能力如何？”

“无人能出其右，探长先生。”

彼得曼探长没有讲话。他紧闭双唇，用手指敲击着办公桌桌面，就这样沉吟了良久。他是要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他对这次行动多少存有担心；他要让他们了解，他是如何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要他们明白，他们不可以辜负探长的一片信任。终于，彼得曼探长说：“好吧，你们立即和加利福尼亚的联络人取得联系。就让我们看看，这群社会渣

滓又在搞什么名堂。开始行动吧。”

查理·兰姆离开加利福尼亚调查局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驱车向洛杉矶东部驶去。他要去多斯·阿米格斯健身馆见一位朋友，楚拉·瓦尔第斯。楚拉正是当年被兰姆在第一个回合打得一败涂地的拳击手。兰姆当年的这一举动让洛杉矶暴力集团吃了个大大的哑巴亏，而他自己则用暴力集团提供的十万美金的贿赂，以一比十五的赔率，赌定自己在第一个回合获胜。结果，兰姆靠着十万美金，赢了整整一百五十万美金。如今，这笔巨款被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里面，光是每个月的利息，就足够兰姆在新港海边买下一套面海的公寓，并且享受着一名普通警员根本无法负担得起的高消费生活。

在与兰姆的较量中失利之后，楚拉又接连在两场比赛中败北，他的拳击生涯从此走到终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兰姆出于对拳击难以割舍的感情，找到楚拉，向楚拉提供十万美元的资金，成立了这个多斯·阿米格斯健身馆。“多斯·阿米格斯”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两个好朋友”。经过一番努力，健身馆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他们共同培养了几名颇受欢迎的一流拳击手。遗憾的是，尚没有哪名选手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头衔。世界冠军，这是兰姆和楚拉朝思暮想的渴望。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培养一名世界冠军。他们希望能从西班牙后裔，或是洛杉矶东区的黑人孩子当中发现一棵好苗子，然后悉心栽培，一步一步将他送上冠军的宝座。他们不在乎能够培养一个什么级别的冠军，轻量级，次轻量级，还是其他级别，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他们能够亲手栽培出一名世界冠军。

兰姆走进健身馆的时候，楚拉正在观看一名年轻的白人拳击手和健身馆自己培养的一名西班牙裔业余选手之间的较量。兰姆问楚拉：“这个白人是从哪里找来的？”

“自己找上门的。”楚拉说，“在普利斯顿时，听人说起这里，出来之后，就一路搭便车找来了。”

普利斯顿时加利福尼亚州感化院的名字。兰姆饶有兴致地问：“怎么样，有没有前途？”能够培养一名白人冠军，自然是件更加了不起的事情。可惜，楚拉摇摇头。

“不行。那皮肤跟瓷器似的，不禁打，动不动就流血，已经破了两处了。对了，你这个时候不上班，跑到这里做什么？”

“我正准备去迪斯尼，顺路过来看看。”兰姆说着举起一只手，“别问，别想从我这探听任何消息。”

兰姆是在昨天下午接到芝加哥警察局发来的一份传真，传真上大致介绍说，一起暴力事件有可能正在密谋当中，地点是在迪斯尼公园。芝加哥方面的乔治·拉德中尉将于今天下午飞抵洛杉矶，兰姆将负责组织洛杉矶当地警力，协助拉德中尉。兰姆决定在拉德中尉到达之前，自己先去摸摸情况。

兰姆和楚拉默默地看着拳击场上的对垒。楚拉的脸上有一道一道的疤痕，那是拳击比赛留下的烙印。而兰姆的那张脸，除了鼻梁折过两次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拳击场上的痕迹。显然，兰姆在赛场上，不仅出手够狠，而且躲闪灵活，而这两样东西，楚拉无一具备。于是，一个人的长短便全部写在了脸上。

“昨晚和玛丽安谈得如何？”楚拉问兰姆。

“不好。”兰姆说，“不过，我昨天晚上倒是留在她那里过夜。”

楚拉扮了个鬼脸，他说：“既然都留你过夜，怎么还说谈得不好呢？”

“过夜是一码事，谈话是另一码事。总之，我们谈得很不愉快。我一提到复婚，她就反感得要命。”

玛丽安·巴罗是帕萨迪那中学教师，曾经和兰姆有过一段婚姻。玛丽安的背景与兰姆截然不同，她出生于中产阶级的上流社会，有教养，懂得装扮，非常健谈。她与兰姆之间的罗曼史完全是背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相互被对方身上所具备，同时又是自身所缺乏的品质所吸引的结果。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玛丽安正带着学生们到州政府参观，两个人一见钟情，旋即堕入爱河。两个星期后，他们驱车前往拉斯维加斯，在一间破旧的小教堂里，请了几位陌生的路人做见证人，举行了婚礼。一年后，玛丽安提出离婚。

“兰姆，你根本不需要妻子。”玛丽安这样对兰姆说，“你需要的是一位厨子，还有一名应召女郎。看看我为你做的行踪记录。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平均有六个小时用来睡觉，十二个小时在大街上追击罪犯，四个小时在健身房里做你的冠军梦，只有剩下的两个小时和我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晚餐，一个小时用来看电视或是做爱，至于选择其中的哪一个项目，要视乎我们的疲惫程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婚姻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既然是这样，不如你每天在外面吃饭，找个应召女郎陪你放松，然后自己一个人看电视。”

于是，玛丽安从家里搬了出去。兰姆一直苦苦哀求玛丽安再给他一次机会。玛丽安并不拒绝兰姆到她的住处。事实上，他们经常见面，偶尔过夜，但是，对于兰姆提出的复婚请求，玛丽安非常坚决地表示拒绝。

“路易斯到哪儿去了？”兰姆边问，边四处搜寻着路易斯的身影。路易斯·穆诺兹是健身房培养的又一颗很有前途的新星。

“我打发他到公园里跑步去了。”楚拉说。

“他最近状况如何？”

“我们回头再谈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兰姆离开健身房。他希望路易斯能够帮他们圆了冠军梦。兰姆仿佛看见自己和楚拉一起，正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培养着世界冠军。

兰姆驱车在偌大的迪斯尼公园里转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迪斯尼的保安部负责人拉夫·法兰克林。兰姆将事情的经过向法兰克林做了介绍，并且希望听听法兰克林的建议，如何能在迪斯尼的范围里面发现并且跟踪目标。

“兰姆，除非你能提供受害目标或是杀手的身份，否则，我们很难锁定并跟踪目标。迪斯尼公园的整体占地面积达四千英亩，即六百平方英里，每年的这个时候，进出公园的人流量至少有两万人……”

“拉夫，请你介绍一下，来迪斯尼的游人包括哪些类型。”兰姆问。

法兰克林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其一，父亲，母亲，和六至十岁左右的孩子。其二，祖父母带着稍大一点的孙子孙女，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九到十二岁之间。其三，青少

年，往往成群结队地来玩，性别分配十分明显，通常男孩子们一伙，女孩子们一伙。其四，恋爱中的青少年，通常两对或是三对小情侣一起来玩。另外就是军人，多数是从圣地亚哥等港口驶来的舰艇上的海军，他们大多三两个人一组地来迪斯尼，一般都身穿制服，想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总的来说，就是这几大类游客，其他类型的游客少而又少。”

“单身男子呢？”兰姆问，“独自来迪斯尼的男人，多不多见？”

“非常少。几乎没有人会一个人到迪斯尼来。”法兰克林说。

“但是，杀手应该会一个人来。”兰姆分析说，“假设有一个男人独自进入迪斯尼，你们有没有办法发现并且跟踪？”

“应该可以。我可以吩咐入口处的保安，凡是发现有独自进入公园的男人，立即将他的样貌通知给便衣保安。我们的便衣保安一律安排在‘公园广场’以及‘美国主大街’沿途。所有游客进入公园后，都要穿过‘公园广场’，然后沿着‘美国主大街’走到游乐场，然后再选择进入不同的主题公园，包括‘明日乐园’、‘梦幻乐园’、‘边疆乐园’，还有‘冒险乐园’。迪斯尼公园外面有一间迪斯尼酒店，酒店和‘明日乐园’之间有一条单轨铁路，除了正门入口之外，这是游人们进入迪斯尼公园唯一的另外一条途径。我们可以安排保安密切监视这条单轨铁路和游乐场，一旦发现有男人孑然一身地进入公园，保安可以立即将他的去向通知我们。”

“这个建议非常不错，我想你现在就可以开始部署保安力量。”兰姆向法兰克林提议说，“眼下，我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今天晚些时候，芝加哥警察局的一位同仁将会抵达洛杉矶，届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不过你要做好准备，一旦决定采取行动，应该会非常迅速，不容你有太多的准备时间。我会尽快和你联络。”

拉夫·法兰克林摇摇头，他说：“这个杀手怎么想到来迪斯尼杀人。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事实上，他应该是个绝顶聪明的杀手。”兰姆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从迪斯尼公园里出来，兰姆驱车前往“好莱坞公园”赛马场，他从工作人员的通道进入马场里面。今天的赛马刚刚开始，已经跑过两轮马，这会儿，参加第三轮赛马的马匹正在从围场里走出来，进到赛马栏里。看台上，兰姆径直走到一个私人包厢前，包厢里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略有些秃顶的男人，此人名叫卡斯佩·戴尔，他的身边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朋友。

“卡斯佩，第三轮赛马，你看中哪匹马？”兰姆问道。

“第十七号。进来坐吧，兰姆。”

兰姆走进包厢里坐下。戴尔拿出五百美金的钞票，递给女朋友，吩咐她去下注。兰姆也随手递给女孩子五十美金，让她帮忙一起下注。卡斯佩的眼光通常都很准，所以跟着他买马，应该不会有闪失。卡斯佩在加德纳区拥有三间赌场。在这个区进行扑克牌赌博是合法行为，因为区政府认为，扑克牌是一种智力游戏，而不是凭运气定输赢，所以不能算是赌博。戴尔虽然算不上是暴力团伙成员，但是，他定期向暴力团伙支付保护费，而且，他的生意性质也决定了，他有机会接触到暴力集团的一些内部消息。大概几年前，

戴尔的儿子因为吸食海洛因被警方抓获，由于兰姆的原因，戴尔的儿子没有被送进监狱，而是被送去戒毒所，戴尔因此一直对兰姆心存感激。

包厢里只剩下戴尔和兰姆两个人。戴尔问：“兰姆，你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有什么问题。”兰姆将身子凑到戴尔近前。

“听说暴力团伙最近要有一次行动。你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戴尔随即摇摇头，他说：“没有。”兰姆觉得，戴尔的头好像摇得太快了一点。

“是不是有人得罪了什么大人物，需要杀一儆百？”

戴尔摇摇头。“没听说。”

“有没有谁最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惹上杀身之祸？”

戴尔还是摇摇头。

兰姆撇撇嘴巴，他独自沉吟了片刻。他在想，戴尔会不会是在骗他。于是，兰姆又问：“艾迪近来还好吧？”艾迪是戴尔的儿子。

戴尔的脸一下子沉了起来。“兰姆，你没必要总是拿我的人情债敲打我。如果你真的关心艾迪，应该先问他的情况，然后再谈什么暴力行动。”

“抱歉，戴尔，你说得对。”

“我可不希望警察这个工作让你变成一个混蛋，兰姆。”

一声枪响，一匹四赛马箭一般地冲出马栏，马场上顿时人声鼎沸地喧嚣起来。扩音器里传来解说员的声音：“第三轮赛马已经开始……”

戴尔的女朋友下好赌注，回到包厢。三个人紧张地注视着赛场上的情况。最终，他们买的第十七号马跑了第二名。

“我们都输了，兰姆。”戴尔说，“抱歉，今天没能让你赢钱。”

“你已经尽了力。我刚才的话，希望你不会介意。”兰姆说着，向戴尔伸出手。

“下不为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然后，兰姆离开马场。

当天傍晚，兰姆在机场的候机室里等候刚刚从来自芝加哥的飞机上走下来的旅客。当他和拉德中尉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兰姆知道，这位就是自己要等的同仁。警察与警察之间好像总是有一些默契，能够认出彼此。兰姆和拉德相互自我介绍之后，找了间酒吧喝了点东西。拉德将案情向兰姆做了介绍，他从罗杰·莫顿前往芝加哥警察局报案开始，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讲给兰姆。兰姆边听，边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我的天，这简直就像天方夜谭。我知道，电话线路的确会有被搭错线的时候，但是能够从被搭错的线路里听到一场人命关天的阴谋……”

拉德点点头，他认同兰姆的感受。“我们的人和电话公司咨询过，通常，直线电话被搭错线的机率只有三十万分之一，但是电话公司的纠错系统能够很快发现错误，并且在第三方听到正在进行当中的电话对话之前完成错误纠正。在这三十万分之一的错误机率当中，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纠错系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这个概率是多少？”

“每三千万个被接通的电话中，只有两次机会。”

“而这两次机会当中，又会有多少概率，能够让一个被错误地接入他人通话中的人，发现一个天大的阴谋……我的天，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完全不了解被袭击对象是谁，却硬是要把他找出来。”

“我们必须找到他。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如何去帮助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谁是被袭击的目标。”拉德微微扬起头，他问：“你负责当地的行动指挥。有没有确立行动方案？”

“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方案。”兰姆坦率地说，“我们已经和迪斯尼的保安部门取得联系，并且制订了非常初步的计划。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确认这次阴谋所涉及的人物身份。从你们已经获得的信息分析，估计他们会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你听了肯定会不高兴。”

“说出来看看。”

“这个星期五。”

兰姆的嘴巴一下子张得好大，“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拉德确认。兰姆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木讷地看着面前的酒杯。明天。如果情报可靠的话，这意味着，除非他有办法知道其中某一方面的身份，或是杀手，或是受害人，或者是计划执行人，或是幕后老大，哪怕是了解这件事情的线人身份，否则，他将没办法抢在悲剧发生之前加以阻挠。

“有一个方案或许能起些作用，”兰姆轻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过，我还没有想好。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回加利福尼亚调查局，我们先从照片入手。我们有大量的头像照片档案，全部是从芝加哥等地转到洛杉矶居住的暴力团伙成员。你们既然已经通过声音辨认出卡比斯和这次阴谋有关，或许，你能从照片里认出和卡比斯团伙有牵连的人。谁知道呢，但愿我们好运。”

“好的，我们就从这里入手。”拉德赞同地说。

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办公室，拉德中尉正在从照片档案中搜索线索。兰姆拨通拉夫·法兰克林的电话，通知他，暴力团伙的谋杀计划很有可能在明天实施。和兰姆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一样，法兰克林也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不过，法兰克林表示，他会立刻部署保安力量，确保明天公园开门之前，跟踪方案落实到位。兰姆说，明天一早，迪斯尼公园对外开放前两个小时，拉德中尉将会和加利福尼亚调查局的行动小组一同到达迪斯尼。

放下电话，兰姆向上司作了汇报，之后又打开电脑，调出一张清单，那上面有所有可以立即参加特殊任务的调查局特工名单。一个个电话随即将这些特工召回办公室。最先到办公室报到的是雷克·拉赫，一位年轻的前海军军官。兰姆交给雷克一个地址，地址位于比弗利山庄。兰姆让雷克负责带三个人，分两部车，埋伏在地址附近，昼夜监视。然后，兰姆离开办公室。

兰姆一直在脑子里琢磨着他那个尚未成形的计划。他最终决定，还是要试一试。他

知道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兰姆是个一生都在冒险的人，他从不惧怕风险，只是这一次，风险的确是大了些。兰姆的汽车上没有警方标识，他驱车朝比弗利山庄开去，一路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担忧在他心底弥漫。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有一种冲动，非常想和玛丽安聊一聊。兰姆用手提电话拨通玛丽安的电话。

“喂……”玛丽安的声音从来都像蜜糖一样，让人听了感到甜滋滋的。

“喂，是我。”

“兰姆，如果你再提复婚的事情，我就立刻挂断电话。”玛丽安警告兰姆。

“我保证不提这件事情，”兰姆急切地表示，“千万别挂机。”

玛丽安感觉到兰姆的声音里有些许的异样，那是她不曾感受过的异样。玛丽安连忙问：“兰姆，你在哪里？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正准备去比弗利山庄见一个人。”

“你的声音有点……怪怪的。”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了。一整天，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为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真好，所以我才忍不住要提……那件事。”

“兰姆，你要学会克制。”玛丽安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永远做好朋友，关系非常密切的好朋友。我们甚至可以成为情人。但是，我们不能有婚姻生活。”

“我明白。只是，我担心会有别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然后，我就再也没机会了。我会变得一无所有。”

“怎么会呢。你还有你的工作，还有楚拉和健身房，还有栽培世界冠军的梦想。你还有很多东西，兰姆。”电话里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玛丽安才接着说，“我今天也很累了，想早点休息。明天晚上挂电话给我，好吗？”

“好的，宝贝。”

如果明天我还活着的话，兰姆在心里想。

二十分钟后，兰姆的汽车停在一座典雅却不招摇的宅邸前。这是一处僻静地段，宅邸的占地相当广阔，四周砌着高高的围墙。一个声音从墙上传来：“找谁？”

“我找维斯考夫先生。告诉他，就说是‘铁拳兰姆’想要见他。我过去是名拳击手，他应该还记得我。”

当然，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兰姆心想。索罗门·维斯考夫，人称“国王”索罗门，多年来一直是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犯罪集团的老大。十五年前，正是他一手策划了兰姆与楚拉之间的拳击赛。

几分钟后，大门敞开，国王索罗门的一名贴身保镖钻进兰姆的汽车，指引他沿着三百码长的车道，一直开到宅邸跟前。在大门口，兰姆将随身的自动手枪交给保镖，又有人用检测器检查兰姆身上是否还有其他武器或铁器，一切正常，之后，兰姆被领到一间考究的书房，国王索罗门和他手下的第二号人物杰克·塔班正坐在书房里面。杰克·塔班一身衣着光鲜时髦，典型的智囊型商业罪犯的形象。国王索罗门则老态毕露，看上去更像是一名家用电器的推销员。索罗门投向兰姆的眼神里面有一丝揶揄的成分。

“你知不知道，你和楚拉的那场比赛究竟让我损失了多少钱？”这么多年过去了，索

罗门的这句话显然不再是句问话，他只是在自言自语地感叹。兰姆无所谓地耸耸肩。

“估计是一大笔钱。”

“你估得不错。如果是十年前，或是十二年前，你有胆量像现在这样走进来，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警察，一定让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到这里，国王索罗门也像兰姆一样，无所谓地耸耸肩。索罗门挥挥手，他接着说，“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税收，还有生活开支飞涨，如今，那点钱已经算不上什么了。而且，时间能够愈合一个人心里的过节。除了没办法阻止老化之外，时间能够愈合一切。”索罗门示意兰姆坐下，他问，“你这次来，有何贵干，铁拳兰姆？”

“我来，是想帮你一个忙。”兰姆说，“明天，在你的地盘上，将会发生一起暴力事件。我感觉，你好像对这件事情尚一无所知。”

国王索罗门的眉头稍稍皱了一下，更确切地说，只是毫不起眼地微微抖动了一下，但是依旧没有逃脱兰姆的眼睛。兰姆知道，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你的这个话题我倒是挺感兴趣。”索罗门说。

兰姆从口袋里拿出拉德中尉交给他的那卷录音带，放在咖啡桌上。“这卷录音带里是法兰克·马里奥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吉诺·卡比斯的声音。几天前，正是同一个声音打电话给洛杉矶的某一个人，确认明天将会在迪斯尼制造一起命案。我不知道听电话的人是谁，但是我能肯定那个人不会是你。因为你不会和卡比斯打交道。以你的地位，应该和对方的老大直接交涉才对，这样的话，你们彼此的地位才对等。所以，我由此认定，你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马里奥或许同样对此一无所知。”

国王索罗门将目光投向杰克·塔班，示意塔班可以代他讲话。塔班问：“兰姆，这件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和芝加哥警察局负责此案的专员之间的联络人，我的任务是要防止在芝加哥发生另外一起命案。”

塔班正要说什么，国王索罗门挥手示意塔班收口。索罗门微笑地看着兰姆，他说：“身为纳税人，兰姆先生，我非常欣赏你如此忠心耿耿地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但是，我们都是合法的生意人，和罪犯以及谋杀没有任何瓜葛，恕我没办法帮到你。有劳你大驾光临，本人不胜感激。”

五分钟后，兰姆被人领出书房。兰姆拿回他的手枪，驾着他的汽车驶出高高的院门，国王保镖的汽车一直跟在兰姆的汽车后面，直至兰姆消失在院门外。

兰姆的汽车驶过一个街区之后在路边停下来，用步话机和雷克·拉赫取得联系。拉赫已经带着三个人在国王索罗门宅邸对面的一片树林里埋伏下来，准备进行昼夜监视。他们准备了夜视望远镜，并且有两辆经过伪装的汽车停在索罗门宅邸附近，便于跟踪。

“从现在开始，”兰姆吩咐说，“我要你们密切注视进出这座房子的每一个人。国王一定会紧锣密鼓地开始部署，但是，他不会通过电话指挥，以防电话被窃听。明天早上六点整，我要通过留言信箱得到你们的详细报告。”

“放心吧。”雷克·拉赫回答。

国王索罗门此时正死死地望着杰克·塔班。他们刚刚听过兰姆留下的那卷磁带。

“说吧，雅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索罗门问。

“我真的不知道。”塔班，这位第二号人物说。塔班是索罗门·维斯考夫的外甥，是索罗门大姐的儿子，在众多的家庭成员中，索罗门一直和大姐的关系最好。他的大姐嫁给通用公司的一位总机械师南森·塔班斯基，两个人育有五个儿子，雅布·塔班斯基排行老三。兄弟几个各个都有所作为，唯独老三雅布不争气。塔班斯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族，为了不给家族脸上抹黑，国王索罗门决定将雅布收归自己名下，并且让他改名杰克·塔班，从此与塔班斯基家族彻底割断关系。每逢索罗门大发雷霆，或是对什么事情起了疑心的时候，他就叫回杰克的原名雅布。

“雅布，你了解这个卡比斯，”索罗门说，“你们两个在组织架构里的级别相当，你认为，他在筹划些什么？”

“或许，这些不过是警方设下的圈套而已。”塔班说。索罗门挤出一个苦笑。

“雅布，”索罗门说，“我原谅你这种无知的假设，但只此一次。”索罗门沉思着在书房里踱步，“卡比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迪斯尼下手？”

“或许，那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目标的地方。”塔班分析说。

“不会。”索罗门若有所思地说，“既然已经有了目标，他们完全可以跟踪他，找个僻静的地方，见机下手。他们之所以选中迪斯尼，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索罗门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来，用食指轻轻刮着鼻梁。几十年前，索罗门刚刚加入暴力团伙的时候，他只是个年轻力壮的打手，他的这只鹰钩鼻子曾经被人用铁棒打折过。“雅布，你还记不记得，大约七年前，‘峡谷帮’有两个该死的小子，曾经在丹佛机场劫走我们八十万现钞？整整一个手提箱的现钞。我们当时手上有一百万现钞，法兰克·马里奥通过他手下芝加哥银行网络将钱洗干净。为此，法兰克抽佣百分之二十。”

“而剩下的这百分之八十，居然被这两个小子给抢走了。他们用胡椒粉把我们的人弄成睁眼瞎，用玩具手铐将他们铐在厕所里，机场保安还没有收到报警，那两个小子就已经一溜烟地不见了踪影。”索罗门假装沉浸在往日的回忆当中。“那两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

“艾利士·约翰·弗莱恩，还有乔伊·丹瑟。”塔班不假思索地回答。

雅布，就算是装装样子，你也应该假装想一想再回答我啊，国王索罗门在心里暗想。表面上，索罗门继续不动声色地说：“我记得，丹瑟彻底跑掉了，而约翰回到公寓，准备带着老婆一起逃走，结果，被我们的人堵个正着。约翰来不及拔出手枪，我们的人已经用消音手枪将他一枪打死。万幸的是，他老婆当时已经怀孕，那天刚巧去看医生，躲过一场杀身之祸。我们的人在他的公寓里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找到一张钞票。他们在约翰的口袋里翻出唯一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是一张迪斯尼公园的通票，时间就是当天。雅布，你说说看，这张通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当天早上去过迪斯尼。”塔班回答。

“没错。我们的人整整找了两年，既没有找到丹瑟，也没有找到那八十万现金。”国王索罗门凑到塔班面前，他凝望着塔班的眼睛，问，“雅布，你真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情？”

“我当然不知道。如果我得到任何消息，一定会告诉你的，舅舅。”塔班说。

“那就好。”国王索罗门点点头，“你不会瞒我的。好吧，现在，你立即着手去办这几件事情。第一，马上联系‘麻风病人’，让他今晚立即来见我。第二，到办公室去把乔伊·丹瑟的档案取来，要有照片的那份档案。快去办吧。”

杰克·塔班转身走出书房。

兰姆回到加利福尼亚调查局办公室。乔治·拉德已经翻阅过所有的照片档案，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兰姆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调来六名特工，组成调查局特别行动小组。他向小组成员介绍了第二天将要在迪斯尼公园执行的任务，小组负责人由卡瑟·克莱担任。卡瑟是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儿，曾经代表海军在海陆空三军的拳击比赛中获得重量级冠军。兰姆一直鼓动卡瑟改名为卡瑟·阿里，成为他和楚拉手下的职业拳击手。但是，卡瑟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兰姆每次和卡瑟提起这个话题，卡瑟都很坚决地表示：“我可不想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

和行动小组交代过任务之后，兰姆让拉德中尉和行动小组一起，住到迪斯尼酒店去，方便他们第二天一早部署行动。之后，兰姆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从办公室驱车到新港海边，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兰姆所在的公寓大楼附带有私家停车场，就建在公寓下面。兰姆将车子开进自己的泊车位，他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疲惫，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个时候，他多希望玛丽安此刻就在房间里等他，就像他们结婚时那样，回到家，便可以看见她。兰姆渴望能像从前一样，和玛丽安一起悠闲地坐在阳台上，喝着热巧克力，听着海涛声，感受着海风的丝丝凉意，在撩人的夜色中酝酿着心底的激情，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回房间，尽情地做爱，最后相拥着进入梦乡。

兰姆像名小学生，沉浸在快乐的思绪里，向停车场的电梯方向走去，完全没有留意到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身后。那人影迅速贴近兰姆身边，飞起戴着铜制手套的拳头，直捣向兰姆的太阳穴。兰姆向侧边一闪，躲过对方的拳头，不想，有人已经在兰姆的另一侧蓄势待发，一拳击中兰姆的脸，鲜血立时汩汩地从兰姆的鼻子里淌出来。兰姆作为拳击手的本能随即被调动起来。他已经感觉到，率先出拳的那个人此时已经第二次飞起拳头，兰姆敏捷地躲了过去，挥出自己的铁拳，击中对方的下巴，兰姆的心里感到一阵快意。与此同时，兰姆飞起一只脚，希望能踢中第二个打手的下腹。可惜，兰姆这一脚踢空了，他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上，对方乘机又狠狠地在兰姆脸上打了两拳。接下来，雨点般的攻势左右夹击地袭来，拳脚相加地打中兰姆的腹部、肋骨、腰部。不出一分钟，兰姆已经瘫软在地。他感觉有一只手从他的随身枪套里取出那只自动手枪，就势往地上一丢，自动手枪滑进附近一辆泊车的车盘下面。晕沉中，兰姆隐隐听见一个声音恶狠狠地说：“离迪斯尼公园远点儿，不然的话，就让你去‘森林草坪’报到。”跟着，对方狠狠地一脚踢中兰姆的右脚踝。

兰姆用胳膊护住脸和头部，他听见有脚步声迅速沿着楼梯跑远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兰姆的眼前晃动着“森林草坪”的图像。那是一座墓地。兰姆想象着自己躺在嫩绿

的草地上，他不喜欢冰凉的大理石墓地。终于，一阵剧痛将兰姆拉回到现实，他抬起头，眼前一片模糊，过了好一会儿，总算能渐渐看清楚东西了。兰姆艰难地撑起身子，跪在地上，慢慢地爬到附近那辆泊车旁，从车底摸出自动手枪。兰姆靠住车身，挣扎着站直身体，他将头倚在车身上，给自己一个喘歇的机会。鼻血滴落在车身上，顺着司机座位旁边的车窗缓缓地向下流去。兰姆在想，不知道车主明天上班前看到车子被弄得脏兮兮的样子，会作何感想。

电梯里，兰姆的几滴鲜血落到地板上。兰姆脱下外衣，捂住脸，防止血滴落到走廊的地毯上。

进了公寓，兰姆径直走进卫生间，忍着痛，艰难地脱去身上的衣服，在冷水下面足足冲了十分钟。鼻血终于被止住了。兰姆走出淋浴间，穿上厚厚的绒质睡衣，吞下两粒止痛片，拿了几条擦脸毛巾，又去厨房取了一桶冰块，一只酒杯，还有一瓶杜松子酒，走上阳台，在躺椅上坐下来。兰姆呷了口杜松子酒，然后用一块擦脸毛巾裹了些冰块，权当冰袋，在脸上和身上的伤痛处轮流敷着。清凉的海风让兰姆感到些惬意。止痛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杜松子酒更加让解痛的药效发挥到极致。

兰姆能够肯定，一定是杰克·塔班派打手来警告他。行动如此迅速，如此明目张胆，这绝非国王索罗门的风格。除了索罗门，塔班是唯一知道兰姆已经掌握迪斯尼动向的人。刚才的这场恐吓，一定是塔班在背后指使。

塔班这只狗娘养的，兰姆在心里骂道。在药力和酒力的双重作用下，兰姆的脑子开始有些晕晕沉沉。兰姆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他迷迷糊糊地爬上床，抱起一只枕头，重温着怀抱玛丽安时的美妙感受。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兰姆被闹钟从睡梦中叫醒。昨晚的药力还在，兰姆醒得非常艰难，他伸手想将闹钟的铃声取消，一阵牵动全身的剧痛袭来，兰姆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他将床头电话扯到床上，按了两个数字，拨通自己的留言信箱。信箱里有三条留言。第一条留言来自玛丽安，她说：“嘿，兰姆，抱歉昨天晚上那么仓促地挂断你的电话。或许，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好好聚聚，大家都放松些，不要再谈沉重的话题。那些话题，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聊，好吗？再见。”兰姆心想，这是个好兆头，说明玛丽安还是有机会回心转意。

第二条留言是楚拉，他说：“嘿，伙计，是这样，我不想破坏你一天的好心情，但是我已经做了决定，这个路易斯·穆诺兹不适合继续留在我们这里。我每天打发他到公园里跑步，回来之后，他就不停地喘粗气，像拉风箱一样，这种体力怎么能行？我觉得他可能有哮喘。所以，我们不能把宝押在他身上，还是睁大眼睛，发掘些新苗子吧。回头再聊。”倒霉，兰姆在心里抱怨着，要知道，路易斯可是他一手栽培的，并且已经赢得中轻量级冠军。

最后一条留言是雷克·拉赫关于昨晚监视结果的报告。“报告兰姆，国王索罗门的住处昨晚共有五次出入记录。在你离开后半个小时左右，杰克·塔班离开住处，前往暴力团伙下辖的一间房地产公司办公室，进去大约十分钟左右，然后夹着一卷卷宗一样的东西

出来，返回索罗门的住处。杰克回来后大约一个小时，‘麻风病人’出现，他在索罗门住处待了大约一个小时，离开后直接返回他圣莫尼卡的公寓。二十分钟后，杰克·塔班再次驾车离开索罗门住处。情况就是这样。如有任何指令，请给我挂电话。”

兰姆坐在床上，他此时的心情一如当年在霍利菲尔德手下一败涂地后的心情。他小心地自我按摩了几分钟，让全身的关节都舒展开，一边思索着，“麻风病人”在这个时候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麻风病人”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指纹记录可以辨别他的身份，因为他的十指指纹，乃至几根手指，都被一场麻风病侵蚀掉了。兰姆只知道，这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麻风病已经被治愈，虽然只剩下几根手指，但依旧灵活自如，毫不妨碍他成为一名神枪手。效力索罗门这么多年，“麻风病人”至少有十一条人命在身，但却一直逍遥法外。他有多重化名，从丰厚的养老金里支取生活费，日子过得相当得意，而且就连税务官员都拿他奈何不得。

兰姆在想，在他离开索罗门住处之后，索罗门究竟得到什么样的重大信息，以至于启用“麻风病人”这张王牌？或许，几个小时之后，他将在迪斯尼公园里找到答案。兰姆挣扎着走进厨房，为自己冲了杯浓浓的黑咖啡，借以麻痹神经，不至于在刮胡子的时候，令自己疼得死去活来。

八点整，兰姆抵达迪斯尼公园。在拉夫·法兰克林的办公室里，法兰克林，拉德中尉，以及行动小组负责人卡瑟·克莱及其手下都已经到齐，大家身着便装、牛仔裤、短袖背心，外罩一件宽松衬衣，以便掩饰随身携带的枪支和步话机。办公室里还有法兰克林手下的十几名保安人员，也都是清一色的休闲装扮，方便他们混入到游人当中。六位主力特工，代号分别为“美国主大街一号”，“游乐场一号”，“明日乐园一号”，“冒险乐园一号”，“梦幻乐园一号”，以及“边疆乐园一号”。他们分别穿上与各自所在的主题公园相对应的道具服饰。“美国主大街一号”打扮成一八九零年时的警察模样，“明日乐园一号”扮成宇航员，“梦幻乐园一号”扮成罗宾·霍德，“边疆乐园一号”扮成丹尼尔·布恩，“冒险乐园一号”扮成丛林探险者，“游乐场一号”则装扮成公园的清洁工，推着清洁车，上面放着扫帚和垃圾箱。其他人全部以游人形象出现。

兰姆将自己掌握的非常有限的情报介绍给在场的所有人。加利福尼亚调查局总部已经将“麻风病人”的照片传真到法兰克林的办公室，法兰克林将复印件发到每一个人手上。“这个男人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兰姆介绍说，“我们甚至还不能非常肯定，他今天是否一定会露面。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会出现在迪斯尼。至于他来的目的，他的目标是谁，我没办法告诉大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我们手上的一条线，也是唯一的一条线，盯住他，我们可能顺藤摸瓜地揭开整个谜底。除了这个人之外，我们还会跟踪单独前来迪斯尼的每一个男人。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希望凭借我们的警觉，可以发现并且遏制任何不良的企图。祝我们好运。”

法兰克林拍拍兰姆的肩膀，他说：“希望我们今天的运气能一扫你昨天晚上的晦气。”显然，法兰克林的这句话是针对兰姆脸上的累累伤痕说的。

“希望如此。”兰姆说。

“好了，再有二十分钟，公园就要开门了。大家各就各位。”法兰克林下令。